春秋集傳

春秋卷第十二

張洽集傳

文公

名興僖公子母聲姜謚法慈惠愛民曰文忠信接禮曰文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穀梁傳繼正即位正也

二月癸亥日有食之公羊有朔字

天王使叔服來會葬

左氏傳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羊傳其言來會葬

何會葬禮也○胡氏傳凡崩薨卒葬人道終始之變也不以得禮爲常事而不書其或失禮而害王法之甚者聖人則有削而不存以示義者矣

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

余氏曰五月而葬内葬雖得禮亦書明臣子之義

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

左氏傳王使毛伯衛來錫公命○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劉氏傳錫命者何命爲諸侯也諸侯在喪稱子踰年即位喪畢以士服見於王王乃於

廟命之喪未畢而命之非禮也既畢喪而不受命於天子亦非禮也

胡氏傳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愾則有錫黻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礼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黻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袞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是已彤弓玈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弨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之是已今文公繼世喪制未畢初非繼朝而獻功也遣使錫命是輕恩而瀆與也安得不啓諸侯驕[illegible]之心乎故穀梁子以謂來錫命非正也

晉侯伐衛

左氏傳晉文公之季年諸侯朝晉衛成公不朝使孔達侵鄭伐綿訾及匡晉襄公既祥告于諸侯而伐衛及南

陽先且居曰效尤禍也請君朝王臣從師晉侯朝王于溫先且居胥臣伐衛五月辛酉朔晉師圍戚六月戊戌取之

叔孫得臣如京師

杜氏注得臣叔牙之孫○左氏傳叔孫得臣如周拜○高郵孫氏曰天王賜命魯公而魯公使得臣拜之非禮之甚者文公即位未嘗如周而天子錫命公受命矣又不自朝而使得臣往其不臣可知矣

衛人伐晉

左氏傳衛人告于陳陳共公曰更伐之我辭之衛孔達帥師伐晉

孔達不共盟主興兵報復故人之

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

左氏傳晉侯疆戚田故公孫敖會之○杜氏注戚衛邑在頓丘衛縣西

冬十月丁未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頵公穀作髡

何氏注不言其父言其君者君之於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故兩見之又責臣子當討賊也○左氏傳初楚

子將以商臣爲太子訪諸令尹子上子上曰君之齒未也而又多愛黜乃亂也楚國之舉常在少者且是人也蜂目而豺聲忍人也不可立也弗聽既又欲立王子職而黜太子商臣商臣聞之而未察告其師潘崇曰若之何而察之潘崇曰享江芈而勿敬也從之江芈怒曰呼役夫宜君王之欲殺女而立職也告潘崇曰信矣潘崇曰能事諸乎曰不能能行乎曰不能能行大事乎曰能

冬十月以宮甲圍成王（宮甲大子東宮甲卒）王請食熊蹯而死弗聽丁未王縊○胡氏傳世子而至於弑逆此天理大變

人情所深駭者春秋詳書其事欲後世觀此而察所由
示懲戒也唐世子弘受春秋左氏至此廢書歎曰經籍
聖人垂訓何書此邪郭瑜對曰春秋義存褒貶以善惡
爲勸戒故商臣千載而惡名不滅弘曰非唯口不可道
故亦耳不可聞願受他書瑜請讀禮世子從之嗚呼聖
人大訓不明於後世皆爲儒學經不知其義者之罪亦
夫亂臣賊子雖陷穽在前斧鉞在後而不避顧謂身後
惡名足以格其邪志而懲於爲惡豈不謬哉持此曉人
可謂茅塞其心意矣若語之曰爲人君父而不通於春

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簒弒誅死之罪聖人書此者使天下後世察於人倫知所以為君臣父子之道而免於首惡之名誅死之罪也則世子弘而聞此必將懼然畏懼知春秋之不可不學矣學於春秋必明臣子之義不至於奏請拂旨而見黜矣傳者按也經者斷也考於傳之所載可以見其所由致之漸豈隱乎嫡妾必正而楚頵多愛立子必長而楚國之舉常在少者養世子不可不慎也而以潘崇為之師侍饍問安世子職也而多置宮甲降而不憾

憾而能眕者鮮矣乃欲黜兄而立其弟誅及婦人宜其死也而使江芊知其情是以不仁處其身而以不孝處其子也其及宜矣楚覇僭王凴陵中國戰勝諸侯毒被天下然昧於君臣父子之道禍發蕭墻而不之覺也不善之積豈可揜哉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春秋書世子弒君推本其所由而著其首惡爲萬世之大戒也

公孫敖如齊

左氏傳穆伯如齊始聘焉

二年春王二月甲子晉侯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左氏傳殽之役晉人旣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秦伯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秦伯曰是孤之罪也復使爲政春秦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先且居將中軍王官無地御戎狐鞫居爲右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晉人謂秦拜賜之師秦伯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趙成子言於諸大夫曰秦師又至將必避之懼而增德不可當也○程氏傳越國襲人秦之罪也忘親背惠晉之惡也秦經人之

國以襲遠雖憤無以爲辭矣故其貶不稱伐晉不諭秦
而與戰故書晉及秦以取敗故書敗績○胡氏傳夫敵
加於己不得已而應者謂之應兵爭恨小故不忍憤怒
者謂之憤兵孟明伐晉報殽之役此所謂憤兵疑罪之
在秦也而以晉侯爲主何哉曰敵加於己而已有罪焉
引咎責躬服其罪則可矣已則無罪而不義見加諭之
以詞命猶不得免焉亦告於天子方伯可也若遽興師
而與戰是謂以亂攻亂何愈乎故以晉侯爲主者憂已
息爭之道寡怨之方主者之事也

丁丑作僖公主

公羊傳作僖公主者何爲僖公作主也主者曷用虞主用桑禮平明而葬日中而反虞練主用栗朞年練祭也埋虞主於兩階之間易用栗用栗者藏主也作僖公主何以書譏何譏爾不時也○穀梁傳主喪主於虞吉主於練作僖公主譏其後也僖公薨至此已十五月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檐可也改塗可也禮親過高祖則毀其廟以次而遷將納新神故示有所加○任氏曰主所以象神也孝子之心以親既葬而不得復見也於是作主以象神故古者既葬作主於墓不終日而虞祭朱

忍一日忘其親也傳公薨葬踰年而今乃爲主忘其君親矣胡氏傳十五月然後作主慢而不敬甚矣夫慢而不敬積惡之源也以爲無傷而弗去至於惡積而不可揜此春秋所以謹之也

三月乙巳及晉處父盟

左氏傳晉人以公不朝來討公如晉夏四月己巳晉人使陽處父盟公以恥之書曰及晉處父盟以厭之也適晉不書諱之也○穀梁傳不言公處父伉也爲公諱也○襄陵許氏曰春秋之義抑高舉下處父云者君臣詞也以抑晉也○杜氏注處父爲晉正卿不能以禮匡君

而親與公盟故貶其族不地者盟晉都○胡氏傳諱不
書公者抑大夫之抗不使與公爲敵正君臣之分也適
晉不書反國不致爲公諱耻存臣子之禮也凡此類筆
削魯史之舊文毀矣

夏六月公孫敖會宋公陳侯鄭伯晉士縠盟于垂隴隴公穀作斂

左氏傳公未至穆伯會諸侯及晉司空士縠盟于垂隴
晉討衛故也陳侯爲衛請成于晉執孔達以說○杜氏
注垂隴鄭地滎陽縣東有隴城○襄陵許氏曰元年衛
人伐晉至是諸侯會盟而明年衛人會晉伐沈則知衛

成於垂隴之會矣晉襄方患秦楚導養中國罪有可

委斯受之可也

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杜氏注周七月今五月不雨足爲災不書旱五穀猶有

收○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

志乎民者也（僖公憂民歷一時輒書不雨文公不勤雨故歷四時乃書以見其無恤民之心）胡

氏傳書不雨至秋七月而不曰至秋七月不雨者蓋後

言不雨則是冀雨之詞非文公之意也夫書不雨至秋

七月而止即八月嘗雨矣然而不書八月雨者見文公

之無意於雨不以民事繫憂樂也通旨曰書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七月者猶言有雨亦可無雨亦可其怠於政事可知而魯衰自此始矣

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躋僖公

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其合祭柰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穀梁傳大事者何大是事也著祫嘗○劉氏傳祫則曷爲謂之大事諸侯之大事也眾人薦而不享大夫享而不祫諸侯祫而不禘又意林曰時祭稱有事祫祭稱大事大事之外無加者矣以是推之魯之郊禘非禮也大夫有善於其君則于祫及其高祖諸侯有善於天子則禘其祖之所自出皆周之末造也非大平制名器正上下之分也○杜氏曰時未當吉祭而於大廟

行之於閔二年譏已明此主爲逆祀書也又曰僖公閔公庶兄繼閔而立廟坐宜次閔下今升在閔上○公羊傳躋者何升也何言乎升僖公譏何譏爾逆祀也其逆祀奈何先禰而後祖也劉氏曰此非祖禰也其謂之祖稱何臣子一例也○左氏傳於是夏父弗忌爲宗伯尊僖公且明見曰吾見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後小順也躋聖賢明也明順禮也君子以爲失禮禮無不順祀國之大事也而逆之可謂禮乎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穀梁傳先親而後祖

也逆祀也逆祀則是無昭穆也無昭穆則是無祖也無
祖則是無天也君子不以親親害尊尊春秋之義也○
胡氏傳夫有天下者事七世諸侯五世說禮者曰世指
父子非兄弟也然三傳同以閔公爲祖而臣子一例故
是以僖公父視閔公爲禰而父死子繼兄
終弟及其名號雖不同其爲世則一矣○任氏曰父
子者一家之私愛也世統者天下之大義也僖公雖閔
公之兄然繼閔之統則昭穆之序嚴不可亂以一家之
私愛而汨天下之大義文公於是不智矣

冬晉人宋人陳人鄭人伐秦

左氏傳晉先且居宋公子成陳轅選鄭公子歸生伐秦
取汪及彭衙而還以報彭衙之役○程氏曰秦以憤取

敗晉可以已矣而復伐秦報復無已殘民結怨故貶稱人

公子遂如齊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吉禘于莊公譏然則曷爲不於祭焉譏三年之恩疾矣非虛加之也以人心爲皆有之以人心爲皆有之則曷爲獨於娶焉譏娶者大吉也非常吉也其爲吉者主乎己以爲有人心者宜於此焉變矣董氏繁露曰喪之法不過三年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今文公四十一月乃娶何以謂

之喪娶曰春秋之論莫重乎志今納之月在喪分故譏之喪娶也且文公以秋祫祭以冬納幣皆失於太早春秋不譏其前顧譏其後以三年之喪肌膚之情也乃在思念娶事是春秋之所疾也緣此以論礼礼所重者在志志敬而節具則君子與之知礼志和而音雅則君子與之知樂志哀而居約則君子與之居喪故曰非虛加之重志之謂也

志爲質物爲文

三年春王正月叔孫得臣會晉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伐沈沈潰

左氏傳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凡民逃其上曰潰在上曰逃○杜氏注沈國名汝南平輿縣北有沈亭○常山劉氏曰昔滕文公問孟子曰齊人

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爲也由此觀之則諸侯守邦豈可致民之潰哉一被侵伐而民散君之不能其可知矣蔡潰沈潰宮潰之類是也○胡氏傳五國皆稱人將非命卿也沈在汝南未嘗與中國會盟而南服於楚師入其境而人民逃散雖非義舉比於報復私怨之兵則有間矣

夏五月壬子虎卒

左氏傳夏四月乙亥王叔文公卒來赴弔如同盟王子虎與

傳同盟于翟泉○胡氏傳王子虎不書爵譏之也天子內臣無外交以同盟而致恩禮焉是以私情害公義矣

秦人伐晉

左氏傳秦人伐晉濟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尸而還○胡氏傳其稱人何也聖人作易以微然窒欲為損卦之象其辭曰德之修也春秋諸侯之知德者鮮矣穆公初聽杞子之請其名為貪是欲而不能窒也及敗於殽作秦誓庶幾能改將窒其欲也復起彭衙之師以報殽函之役其名為憤其是怒而

不能救也今又濟河取郊人之稱斯師也何義哉晉人畏秦而不出穆公湥怒而後悔自是見伐而不報始能踐自誓之言矣是故於此取而稱人備責之也

秋楚人圍江

左氏傳楚人圍江晉先僕伐楚以救江

雨螽于宋

陸氏纂例曰自空而下下又多有似雨也○公羊傳記異也

冬公如晉十有二月己巳公及晉侯盟

左氏傳晉人懼其無禮於公也請改盟文二年處父盟公如晉及晉侯盟○陸氏纂例曰在晉都盟故不言地○蘇氏曰晉懼其無禮故請改盟雖親盟於其國猶可書也

晉陽處父帥師伐楚以救江公穀無以字

左氏傳晉以江故告于周王叔桓公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桓公周卿士不書不親伐門于方城遇息公子朱而還子朱楚大夫伐江之師也闘晉師起而江兵解故亦還○公羊傳此伐楚也其言救江何為諼也其為諼奈何伐楚為救江也○胡氏傳以者不以者也救江善矣其書以何楚嘗伐鄭矣齊桓遠結江

黄合九國之師於召陵然後伐鄭之謀罷文嘗圍宋矣晉文公許復曹衛會四國於城濮然後圍宋之役解令江國小而弱非能與宋鄭比楚人圍之必不待徹四境也戍守禦之兵與宿衛盡行也當是時楚有覆載不容之罪晉宜大合諸侯聲罪致討庶幾楚震恐而江圍可解矣計不出此乃獨遣一軍遠攻彊國豈能濟乎故書以言救江雖善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矣

四年春公至自晉

呂氏曰自是公朝强國皆致者事近得詳事遠不得詳

也

夏逆婦姜于齊

程氏傳納幣在喪中與喪昏同也稱婦姜已成婦也不稱夫人不可爲小君奉宗廟也不書逆者雖卿亦失其職矣○劉氏傳何以不言姜氏取喪娶者公也曷爲取夫人夫人與有取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旣嫁制於夫婦人不專行其曰與有取何父母與有罪也○胡氏傳逆皆稱女以未成婦而女者在父母家所稱也往逆而稱婦入國不書至何哉此春秋誅意之效也禫制未終而

思娶事是不志哀而君納矣方逆也而已為成婦未至也而如在國中原其意而詠之也文公不知敬其伉儷違禮而行使國亂子弑齊人不能鑒識知著冒禮而往使其女不允於魯皆失於不正其始之過也夫婦之際人倫之首禮不可不謹也故交譏之以爲後鑒

狄侵齊

許氏曰狄自箕之敗至是始復侵齊間嘗有秦楚之難也

秋楚人滅江

晉侯伐秦

左氏傳晉侯伐秦圍邧新城以報王官之役○程氏曰秦逞忿以伐晉晉畏而避之其見報乃常情也秦至此能悔過矣故不復報晉聖人取其能遷善也○胡氏傳晉三敗秦師而穆公報之則敗稱人秦雖取王官及郊未至如晉之甚也襄公又報之亦過矣而得稱爵何也聖人以常情待晉襄以王事責秦穆穆公初敗于殽悔過自誓增修德政宜若過而知悔悔而能改又有濟河之役則非誓言之意所以備責之也若襄公則忘親背

襄大破秦師敗狄伐許怒魯侯之不朝也而以無禮施之是專尚威力莫知省德而後動也今又報秦不足責矣然晉襄伐秦而秦穆至是不復報善可知矣不譏晉侯所以深善秦穆春秋大改過嘉釋怨王者之事此秦誓之書所以列於百篇之末也

衛侯使甯俞來聘

左氏傳甯武子來聘

冬十有一月壬寅夫人風氏薨

杜氏注僖公庶母也〇陸氏纂例曰自成風之後妾母

皆僭用夫人禮故亦書薨書其非禮○胡氏傳風氏莊公之妾也而稱夫人自是嫡妾亂矣語曰邦君之妻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蓋敵體之稱也若夫妾媵則非敵矣其生亦以夫人之名號稱之其沒亦以夫人之禮終葬之非所以正其分也以妾媵為夫人徒欲尊寵其所愛而不虞卑其身以妾母為夫人徒欲榮貴其所生而不虞賤其父卑其身則失位賤其父則無本越禮亂常不亦悖乎夫禮嫡子為君為其母無服不敢貳尊者也春秋於成風記其卒葬各以其實書

不爲異辭譏禮之所由變也

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含且賵

杜氏注珠玉曰含含口實車馬曰賵○胡氏通旨曰言來歸者彼自來也言歸不言來者請而得之也○程氏傳天子成妾母爲夫人亂倫之甚失天理矣不稱天義已明稱叔存禮也 劉氏意林曰不知者乃以謂天子賵人之妾小過耳而譏之深求車殺母弟大惡也而譏之畧是不知春秋正人倫之意也父子也夫婦也君臣也治之三綱也道莫先焉極以臣弑君而王命之成風以妾僭嫡而王成之於三綱廢矣是去人之所以爲人也王之無天不亦明乎

三月辛亥葬我小君成風

陸氏纂例曰自文公葬成風之後乃有二夫人祔廟非禮也蘇氏曰仲子雖聘而非惠公之嫡也故特爲之宮而不祔蓋禮之正也自成風以來妾母皆葬蓋祔也魯禮之變自此始

王使召伯來會葬召穀梁作毛

程氏傳天子以妾母同嫡亂天理也故不稱天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胡氏曰王臣下聘桓公冢宰書名示貶而大夫再聘則譏焉或以爲從同同也或以謂同則書重也成風薨王使榮叔歸含且賵既不稱天矣及使召伯來會葬又與聞何也歸含且賵施於妾母已稱薨矣又使卿來會葬恩數有加焉是將祔之於廟也而致禮於成風盡矣聘一也含賵而又葬則其事益隆亂人倫廢王法甚矣再不稱天者聖人於此尤謹其戒而不敢略也○許氏曰喪服傳曰庶子爲父後者

為其母何以緦也與尊者一體不敢私其親也服問曰君母非夫人也則群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唯君所服也此礼之正也

夏公孫敖如晉

秦人入鄀

左氏傳初鄀叛楚即秦又貳於楚夏秦人入鄀

秋楚人滅六

杜氏注六今廬江六縣○左氏傳六人叛楚即東夷秋楚成大心仲歸帥師滅六冬楚公子燮滅蓼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德之不建民之無援

哀哉○師氏曰秦楚晉夷狄也秦入鄀楚滅蓼晉夷狄

之盛壃也

冬十月甲申許男業卒

六年春葬許僖公

夏季孫行父如陳

左氏傳臧文仲以陳衛之睦也欲求好於陳夏季文子

聘于陳

秋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將聘於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聞晉侯有疾故

其人曰將焉用之文子曰備豫不虞古之善教也求而

無之實難過求何害

八月乙亥晉侯驩卒 驩公羊作讙

左氏傳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

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舊好也

乃使先蔑如秦逆公子雍

冬十月公子遂如晉葬晉襄公

杜氏注卿共葬事文襄之制

晉殺其大夫陽處父晉狐射姑出奔狄 射穀梁作夜

左氏傳六年春晉蒐于夷舍二軍使狐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溫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於趙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是以上之宣子於是乎始為國政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也而知其無援於晉也九月賈季使續鞫居殺陽處父十一月丙寅晉殺續簡伯賈季奔狄○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襄公已葬其以累上之辭言之何也君漏言也上泄則下闇下闇則上聾且闇且聾無以相通夜姑殺者也夜姑之殺奈何曰晉將與狄戰使狐夜姑為將

單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賢者不使賢者佐仁者今趙盾賢夜姑仁其不可乎襄公曰諾謂夜姑曰吾使盾佐女今女佐盾矣夜姑曰諾襄公死處父主竟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君漏言也

胡氏曰易曰不出戶庭無咎何謂也子曰亂之所生也則言語以為階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是以君子慎密而不出也凡書殺者在上則稱君在下則稱氏在衆則稱人在微者則稱盜君與臣同殺則稱國今殺處父者夜姑耳君稱以漏言故亦與殺焉所以為後世人君之戒 ○劉氏傳說

則處父之罪奈何處父之為人臣也華而不實好剛而犯上興事以自為名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

陸氏纂例趙子曰天子常以今季冬頒明年正朔於諸侯諸侯受之每月奉月朔甲子以告于廟所謂稟正朔也故曰王正月言王之所以頒也因以特牲薦謂之告月亦曰告朔文公以閏非正不行告朔之禮而以其朔日但身至廟拜謁而已故曰猶朝于廟○左氏傳閏月不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棄時政也何以爲民○劉氏傳閏不告月非正也朝廟爲告月也不告月而朝廟亦

非正也

七年春公伐邾三月甲戌取須句 句公羊作朐

杜氏注須句魯之封內屬國也僖公反其君之後邾復滅之○左氏傳公伐邾間晉難也三月甲戌取須句寘文公子焉 邾文公之子也

遂城郚

杜氏注郚魯邑卞縣南有郚城城郚備邾也

夏四月宋公王臣卒宋人殺其大夫 王穀梁作壬

左氏傳宋成公卒於是公子成為右師公孫友為左師

樂豫爲司馬鱗矔爲司徒公子蕩爲司城華御事爲司寇昭公將去群公子樂豫曰不可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所庇廕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必不可君其圖之親之以德皆股肱也誰敢攜貳君之何去之不聽穆襄之族帥國人以攻公殺公孫固公孫鄭于宮六卿和公室樂豫舍司馬以讓公子卬昭公即位而葬○劉氏傳其稱人以殺何衆殺之者也昭公欲去群公子而及爲穆襄之族所攻殺公孫固公孫鄭于

宮盍僕然後勝爾○胡氏傳書宋人者國亂無政非君命而擅殺之也大夫不名義繫於殺大夫而其名不足紀也

戊子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晉先蔑奔秦公羊先蔑下有以師字其說無據今從二傳蔑公羊作眜

左氏傳秦康公送公子雍于晉曰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郤之難乃多與之徒衛穆嬴日抱大子以啼于朝曰先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嗣不立而外求君將安寘此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

靈公以禦秦師及堇陰宣子曰我若受秦秦則賓也不受寇也既不受矣而復緩師秦將生心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逐寇如追逃軍之善政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潛師夜起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劉氏傳此晉趙盾之師也其稱人何不與大夫專廢置君也○程氏傳晉始逆立公子雍既而悔之故秦興兵以納之晉不謝秦秦納不正皆罪也故稱人晉懼秦之不肯已而擊之故書晉及胡氏曰治亂存亡係國君之廢立事莫重於此矣而可以有疑乎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況置君而可以不定乎故河曲之戰其禍有如此

者使後世臣子謹於廢立之際不可忽也○公羊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常山劉氏曰戰必有勝敗故諸侯之戰必書人其敗曰某師敗績唯此秦敗不書者晉欲其故也○穀梁傳不言出在外也泰山孫氏曰不言出明自軍中而去也

狄侵我西鄙

左氏傳狄侵我西鄙公使告于晉趙宣子使因賈季問酆舒且讓之○許氏曰狄懲箕之敗閒一侵齊而未敢肆至是始復侵宋侵衛侵齊晉襄既沒莫之忌矣

秋八月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

左氏傳齊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晉趙盾

盟于扈晉侯立故也公後至故不書所會凡會諸侯不書所會後也○杜氏注扈鄭地熒陽卷縣西北有扈亭

程氏傳文公怠政事多廢弛既約晉盟而復後至故書往會而隱其不及不序諸侯以見其不在故明年公子遂再往與晉盟也○胡氏傳諸侯不序見公之不及於會也文公怠惰不能自强於政治魯自是日益衰矣○高郵孫氏曰春秋書及某大夫盟者唯二例耳莊九年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及此年晉大夫是也春秋之法内臣而盟我公台皆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其國無君君無知

之亂則齊之大夫得免焉大夫而盟諸侯亦書名以見其罪不幸君覺嗣子少君靈公之在抱則晉大夫得免焉舍是二者未有不得罪於春秋者矣

冬徐伐莒公孫敖如莒涖盟

左氏傳徐伐莒莒人來請盟穆伯如莒涖盟○穀梁傳涖位也其曰位何也前定也

八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八月戊申天王崩

左氏傳襄王崩

冬十月壬午公子遂會晉趙盾盟于衡雍

左氏傳晉人以扈之盟來討襄仲會晉趙孟盟于衡雍報扈之盟也○范氏注衡雍鄭地○任氏曰二國之用事者會盟政在大夫矣

乙酉公子遂會雒戎盟于暴（雒戎公羊作伊雒戎）

左氏傳遂會伊雒之戎○許氏曰戎醜在雒亂華甚矣稱公子遂兩之也兩之也者內諸夏而外夷狄也春秋所謹如此而晉唐得戎與之雜處晉既大亂不救唐亦

幾危方悔此為國謀者不學春秋之過也胡氏傳春秋記約而志詳其書公子遂盟趙盾及雒戎再稱公子各日其會正其名與地以淅別之若示中國夷狄終不可雜也自東漢以來廼有與雜處而不辨許翰以為謀國者不知學春秋之過信矣哉

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

左氏傳七年穆伯娶于莒曰戴己生文伯其娣聲己生惠叔戴己卒又聘于莒莒人以聲己辭則為襄仲聘焉穆伯公孫敖也文伯其子穀也惠叔難也襄仲敖從父昆弟穆伯之如莒涖盟也且為仲逆及鄢陵登城見之美自為娶之仲請攻之公將許之叔仲惠伯諫曰臣聞兵作於內為亂於外為寇

猶及人亂自及也今臣作亂而君不禁以啓寇讎其君之何公止之惠伯成之使仲舍之公孫敖反之復爲兄弟如初冬穆伯如周弔喪不至以幣奔莒從己氏焉○陸氏纂例曰還者事畢若師還之類是也善辭也復者未畢若公孫敖仲遂是皆事未畢而復也貶辭也○泰山孫氏曰公孫敖如京師弔喪也不至而復中道而反也丙戌奔莒文公不能誅敖得以自恣也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者以疾而還也以疾而還其義猶不可況敖如京師弔喪中道而反乎此敖之罪固不容誅矣而又使

之自恣得以奔莒此文公之惡亦可見矣不言所至者

舉京師爲重也謝氏曰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文公不能奔天子之喪而使其卿行已不恭矣其臣安得而恭哉此公孫敖所以中道而反也○胡氏傳敖之奔莒從己氏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寡欲者養心之要欲而不行可以爲難矣然欲生於色而縱於淫色出於性目之所視有同美焉不可掩也淫出於氣不持其志則放僻趨蹶無不爲矣敖如京師其書不至而復者言敖無入使于周之意惟己氏之欲從也夫以志帥氣肆行淫欲而不爲之帥至於棄其家國出奔而不顧此天下之大戒也春秋謹書其事於敖何誅將使後人爲鑒修窒慾之方也

春秋此書記通喪之禮至是大壞也魯文公無哀戚之心而所遣大夫復淫亂回邪舉君之心無有而淫

放之必行所以見魯君之不敬而遣使之不得人君臣之綱至此盡廢胡氏之説蓋書閽之於上蔡謝氏者其言切於學者之修身而非大義之所繫矣

叅

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

左氏傳宋襄夫人襄王之姊也昭公不禮焉（昭公適祖母）夫人因戴氏之族以殺襄公之孫孔叔公孫鍾離及大司馬公子卬皆昭公之黨也司馬握節以死故書以官司城蕩意諸來奔效節於府人而出公以其官逆之皆復

之亦書以官皆貴之也○陸氏纂例啖子云守節以死特書官以美之又曰内外大夫奔𨻶則君之股肱也治亂所寄故重之凡奔皆惡也有非惡者則異其文宋司城是也○呂氏曰守節以死者死其官也稱官以奔者得其職也劉原父以為稱官皆不能其官非也如不能其官則何稱其官之有然而不名者其人他無可稱獨能死其官得其職為可録爾故舉其官不斥其人也

九年春毛伯來求金

公羊傳毛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

君也踰年矣何以謂之未君即位矣而未稱王也何以知其即位以諸侯之踰年即位亦知天子之踰年即位也以天子三年然後稱王亦知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也踰年稱公矣則曷為於其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毛伯來求金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金非禮也劉氏傳此非王命則曷為謂之王者無求古者君沒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三年固王者之道也〇胡氏傳不稱使當喪未君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之時也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冢宰獨專國政託於王命以號令天

下夫豈不可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非特謹天下之
通喪所以示後世大臣當國秉政不可擅權之法戒也
跋扈之臣假仗王威脅制中外凡有所行動以詔書從
事蓋未有以春秋此義折之耳
觀魯文弔喪之使披倡至此天王之爲政者不知行
法又來求金春秋特書以爲毛伯之私行嚴矣
夫人姜氏如齊
杜氏注歸寧
二月叔孫得臣如京師辛丑葬襄王

左氏傳莊叔如周葬襄王○陸氏纂例七月而葬

晉人殺其大夫先都

左氏傳夷之蒐晉侯將登箕鄭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將中軍先克曰狐趙之勳不可廢也從之先克奪蒯得田于堇陰故箕鄭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亂正月己酉使賊殺先克乙丑晉人殺先都梁益耳

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杜氏注告于廟○劉氏傳夫人曷為或致或不致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曷為或可以致或不可以致出入不

冬楚子使椒來聘椒穀梁作萩

左氏傳楚子越椒來聘○公羊傳椒者何楚大夫也楚無大夫此何以書始有大夫也始有大夫則何以不氏許夷狄者不一而足也○劉氏傳聘常事也其曰椒何楚進也楚進久矣曷爲始乎此自是與中國通也與中國通者何自是以中國之禮爲之者也意林曰前此者楚不與中國通其交於中國也名號僭而無法故比之夷狄得見於春秋者皆必有非常之事焉今使椒來聘其號詞順其礼節中然後始均之中國矣故一諸侯也能自藩飾以礼樂者則謂之中國不能自藩飾以礼樂上慢下暴則謂之夷狄不在遠近而在賢不肖苟賢矣雖君四海謂之中國可也苟不肖矣雖處河洛謂之夷狄可也楚成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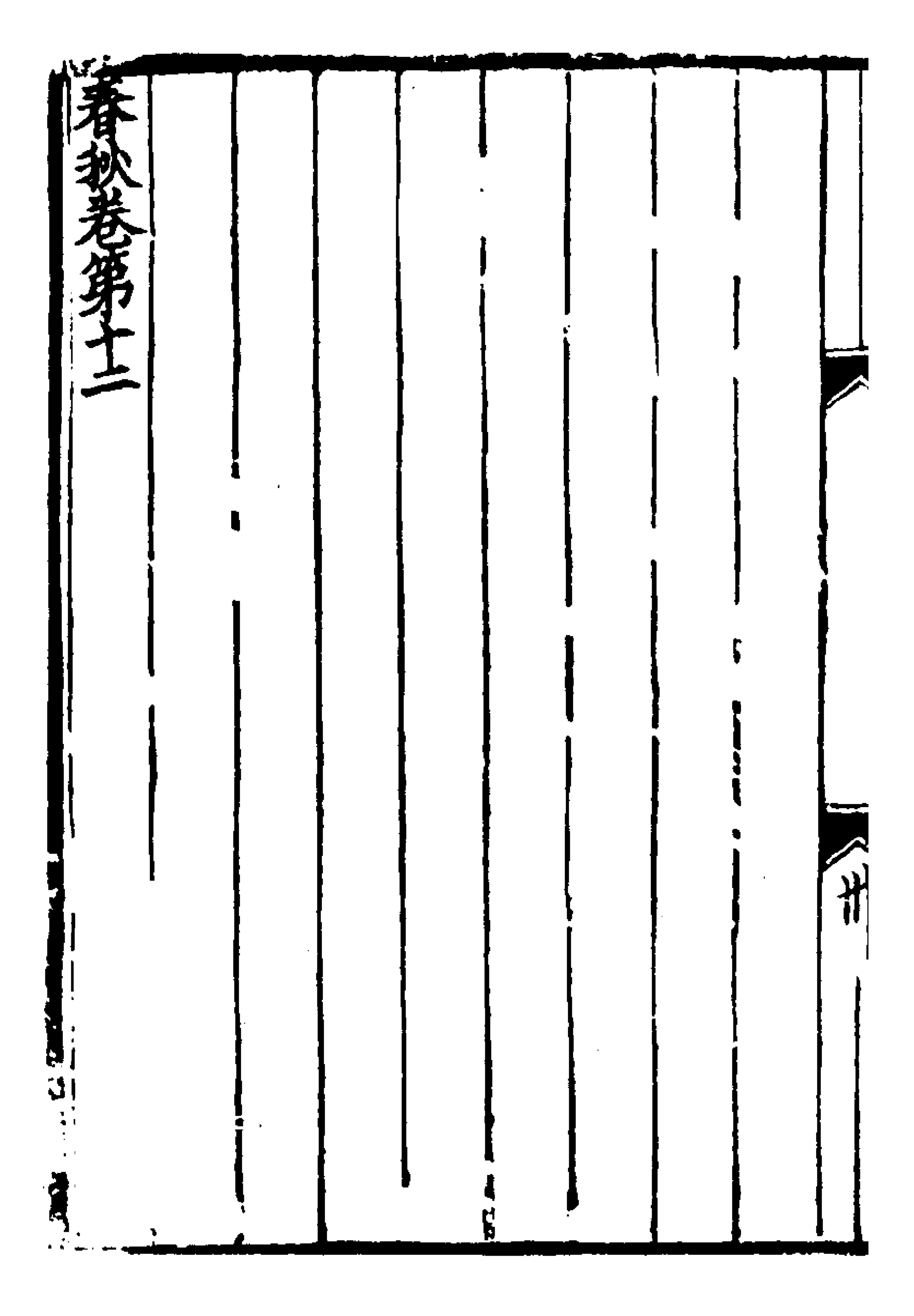
力爲强孰宋襄公戰勝天下威脅諸侯繼書春秋而不得以爵通今使椒來聘常事耳自卑貶其名修下人之義而反得編於諸侯君臣俱深以此見德爲貴力爲下矣○胡氏傳楚僭稱王春秋之始特以號舉夷狄之也中間來聘改而書人漸進之矣至是其君書爵其臣書名而稱使遂與諸侯比者是以中國之禮待之也所謂謹華夷之辨內諸夏而外四夷義安在乎曰吳楚聖賢之後見周之弱王靈不及僭擬名號此以夏而變於夷者也聖人重絕之夫春秋立法謹嚴而宅心忠恕嚴於立法故僭號稱王則深加貶黜比之夷狄以正君臣之義恕以宅心故內雖不使與

中國同外亦不使與夷狄等見善悔過嚮慕中國則進之而不拒此愼用刑重絶人之意也噫春秋之所以爲春秋非聖人莫能修之者乎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杜氏注秦慕諸夏欲通於魯因有翟泉之盟故追襚僖公并及成風

葬曹共公


春秋卷第十二

廿

春秋卷第十三　　張洽集傳

文公

十年春王三月辛卯臧孫辰卒

夏秦伐晉

[illegible]時晉人伐秦取少梁夏秦伯伐晉取北徵○趙子[illegible]舉號賊之也諸侯稱國狄之也○程氏傳晉舍[illegible]外求君罪也既而悔之正也秦不顧義理之是非惟以報復為事夷狄之道也故夷之穆公悔過見於誓言康公不紹孫謀復事戰爭故反其夷

楚殺其大夫宜申

左氏傳子西爲工尹與子家謀弑穆王穆王聞之五月殺鬬宜申及仲歸○胡氏傳宜申謀弑穆王而誅則是討弑君之賊也曷爲稱國以殺又書其官而不曰楚人殺宜申乎曰穆王者即楚世子商臣也春秋之義微矣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穀梁傳歷時而言不雨文不閔雨也不閔雨者無志乎民也

及蘇子盟于女栗

左氏傳頃王立故也杜氏注頃王新立與魯盟親諸侯也○陸氏纂例曰公及之也不書公諱獨與天子大夫盟也呂氏曰天子內臣無外交與之盟非也

冬狄侵宋

楚子蔡侯次于厥貉厥公羊作屈

左氏傳陳侯鄭伯會楚子于息冬遂及蔡侯次于厥貉將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爲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違命申無畏抶其僕以徇○

高郵孫氏曰厥貉之次遂稱楚子而明年伐麇又以爵書蓋自是與中國等夷狄益强而中國之衰益甚矣○胡氏傳楚滅江六平陳與鄭於是爲伐宋之舉次于厥貉凡伐而次者其次爲善次而伐者其次爲貶齊師次陘修文告以感敵善之也故上書伐楚以著其美楚次厥貉藏禍心以憑夏貶之也故下書伐麇以著其罪當是時陳鄭宋皆從楚矣獨書蔡侯何哉鄭失三大夫俟救而不及陳獲公子茷而懼宋方有夷狄難蓋有不得已者非其所欲也蔡無四境之虞則其得已不已志在從

夷狄矣故削三國書蔡侯見其棄諸夏之惡也

十有一年春楚子伐麇（麇公羊作圈）

左氏傳厥貉之會麇子逃歸春楚子伐麇成大心敗麇師于防渚潘崇復伐麇至于鍚穴○許氏曰楚侵伐書爵始此中國日替矣

夏叔彭生會晉郤缺于承匡

左氏傳叔仲惠伯會晉郤缺于承匡謀諸侯之從於楚者（九年陳鄭及楚平十年宋聽楚命）○杜氏注承匡宋地在陳留襄邑縣西彭生叔牙之孫

秋曹伯來朝

左氏傳曹文公來朝即位而來見也前年即位

公子遂如宋

左氏傳襄仲聘于宋且言司城蕩意諸而復之因賀楚師之不害也

狄侵齊

冬十月甲午叔孫得臣敗狄于鹹

左氏傳鄋瞞侵齊杜氏注鄋瞞狄國名防風之後漆姓遂伐我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侯叔夏御莊叔緜房甥為右富父終生

駟乘冬十月甲午敗狄于鹹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舂
其喉以戈殺之○杜氏注鹹魯地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郕伯來奔郕公羊作盛
左氏傳郕大子朱儒自安於夫鍾國人弗徇春郕伯卒
郕人立君大子以夫鍾郕邽來奔○常山劉氏曰大子
位當世立國人弗立而來奔聖人即書其爵以其當立
爲君也郕人豈可絕之哉春秋大居正王道若此豈有
亂乎○泰山孫氏曰諸侯播越失地皆名此不名者非
自失國也按莊八年師及齊師圍郕郕降于齊師自是

入為齊附庸此郕伯來奔為齊所逼爾故不名

杞伯來朝

二月庚子子叔姬卒

陸氏纂例曰時君之女故曰子以別非先君之女也

夏楚人圍巢

杜氏注巢吴楚之閒小國廬江六縣有居巢城○左氏傳群舒叛楚（群舒偃姓舒庸舒鳩之屬今廬江南有舒城舒城西南有龍舒）夏楚子成嘉執舒子平及宗子遂圍巢（平舒君名宗巢群舒之屬）

秋滕子來朝

左氏傳滕昭公來朝亦始朝公也

秦伯使術來聘術公羊作遂

左氏傳秦伯使術來聘且言將伐晉

冬十有二月戊午晉人秦人戰于河曲

左氏傳秦為令狐之役故冬秦伯伐晉晉人禦之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為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

輕者肆焉其可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明日請相見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杜氏注河曲在河東蒲坂縣南○陸氏

纂例曰戰不書及交爲主也○程氏傳凡戰皆以主人及客秦曲故不言晉及○穀梁傳不言及秦秦晉之戰已亟故略之也○胡氏傳秦伯晉趙盾其稱人何秦納不正遂非積怨晉不謝秦潛師禦之是以暴兵連禍至此極也凡戰皆以主人及客其不書晉及何也前年秦師來伐晉不言戰者晉已服矣故狄秦而免晉今又爲此役則秦曲甚矣故不以晉爲主惟動大衆從秦師不奉詞令以止之也故貶而稱人此輕重之權衡也○公羊傳何以不言師敗績敵也

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公羊作運

穀梁傳稱帥師言有難也○杜氏注鄆莒魯所爭者城

南姑幕縣南有員亭即鄆也

十有三年春王正月

夏五月壬午陳侯朔卒

成公也不書葬魯不會

邾子蘧蒢卒穀梁作籧篨

左氏傳邾文公卜遷于繹史曰利於民而不利於君邾

子曰苟利於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與焉左右曰命可長也君何不爲邾子曰命在養民死之短長時也民既利矣遷也吉莫如之五月邾文公卒君子曰知命

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

大室屋壞（大公羊作世）

左氏傳大室之屋壞書不共也（簡慢宗廟使至傾頹故書以見不恭）公羊傳世室者何魯公之廟也（魯公伯禽）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群公稱宮此魯公之廟也曷爲謂之世室世室猶世世室也世世不毀也周公何以稱太廟于魯封魯公以

為周公也周公拜乎前魯公拜乎後曰生以養周公死以為周公主魯祭周公何以為牲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騂剛群公不毛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群公廩世室屋壞何以書譏何譏爾久不脩也○穀梁傳禮宗廟之事君親割牲夫人親舂敬之至也為社稷宗廟主而先君之廟壞極稱之志不敬也呂氏曰君子之於宗廟有斯須不敢志者非以崇孝而厚遠也孝子之於親心固如是也推是心以為政雖不中不遠矣魯之為國至使大室之屋壞其能有以及物乎○胡氏傳何以知其久不脩乎自正月至七月不雨則無壞道也不雨凡七月而先君之廟壞不

恭甚矣此皆志文公怠慢不謹事宗廟以致魯國衰削之由垂戒切矣通旨曰旱甚矣宜不興土木之工矣而書大室屋壞者見宗廟之不可不修也徐時動閒旱乾水溢切工作自宜輟罷自正月不雨至七月憫言大室屋壞如何答曰居勉憫欲完葺況宗廟乎此又與莊三十一年築臺于郎築臺于薛築臺于秦冬不雨三十八年築郿不同大室既壞必須便脩而春秋不書意可知矣

冬公如晉衛侯會公于沓公羊會下無公字

高郵孫氏曰沓之會公已去魯而未至于晉也

狄侵衛

十有二月己丑公及晉侯盟

公還自晉鄭伯會公于棐 公還公穀無公字棐公羊作斐

左氏傳冬公如晉朝且尋盟衛侯會公于沓請平于晉

公還鄭伯會公于棐亦請平于晉公皆成之○公羊傳

還者何善辭也何善爾往黨衛侯會公于沓至得與晉

侯盟反黨鄭伯會公于斐故善之也 黨所 ○杜氏注棐鄭

地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晉

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帥師伐邾

左氏傳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弔焉不敬邾人來討伐我

南鄙故惠伯伐邾○余氏曰居喪而伐人與夫伐人之喪其罪一也

夏五月乙亥齊侯潘卒

左氏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無威公子商人驟施於國而多聚士盡其家貸於公有司以繼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六月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趙盾癸酉同盟于新城

左氏傳同盟于新城從於楚者服且謀邾也從楚者陳鄭宋謀邾

晉欲納捷菑○杜氏注新城宋地在梁國穀熟縣西○陸氏纂例曰他時但就諸侯行盟禮故云某日會某侯盟于某此即行會禮又別日行盟禮故書日以謹之程氏傳始會議合而後盟也○胡氏傳同外楚也其曰同者志諸侯同欲服强之也而宋公陳侯鄭伯在焉則知楚次厥貉三國雖從誠有弗獲已者削而不書蓋恕之也蔡不與盟果有背華即夷之實矣夷者晉楚行事未有以大相遠也而春秋與奪如此者荆楚僭王若與同好陵蔑中國是將代宗周爲共主君臣之義滅矣可不謹乎

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

公羊傳孛者何彗星也其言入于北斗何北斗有中也何以書記異也中者魁中○穀梁傳孛之爲言猶茀也其曰入于北斗斗有環域也○左氏傳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內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齊晉之君皆將死亂漢書五行志云

劉歆以爲斗天之三辰綱紀之星也宋齊晉天子之方伯中國綱紀彗所以除舊布新斗七星故曰不出七年至十六年宋人弒昭公十八年齊人弒懿公宣公二年晉趙穿弒靈公○胡氏傳此三君皆違道失德而死于亂符叔服之言天之示人顯矣史之有占亦明矣

公至自會

晉人納捷菑于邾弗克納捷公羊作接

左氏傳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七月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捷菑于邾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穀梁傳是郤克也其曰人何也微之也何為微之也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里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弗克納未伐而曰弗克何也弗克其義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劉氏意林曰郤缺聞過而

跂見義而從矣爲不免於貶曰春秋之所謂賢者非賢於人之謂也必致於仁聖之域然後止矣今郤缺之事不恥過作非以免舜之法論之僅得免怙終之刑耳何足以言賢夫賢者之事其君言必諫於義動必順於道不逆寡不雄成是以無過舉奚有用賤陵貴用少陵長傷財害民以力爲之者哉○陸氏纂例曰自以爲君而來爭國者則不論命與不命皆但名而已不言公子公孫言非復人臣也所謂當國者也齊小白陽生鄭捷留莒去疾所以不氏也○趙子曰弗克納言失之於初而得之於末也愈乎遂也陸淳曰淳聞之師曰據三傳之說晉帥皆有名氏書曰人何也廢置諸侯王者之事人臣專之罪莫大焉夫子善其聞義能從

故爲之諱也凡事不合常理而小可嘉者皆以諱爲善

○胡氏傳盾以義之不克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善之而書曰弗克納也在易同人之九四曰乘其墉弗克攻吉象曰乘其墉義弗克也其吉則困而反則也其趙盾之謂矣聖人以改過爲大過而不改將文過以遂非則有怙終之刑過而能悔不貳過以遠罪則有遷善之美其曰弗克納見私欲不行可以爲難矣然則何以稱人爲之諱也內以諱爲貶外以諱爲善

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

左氏傳穆伯之從已氏也魯人立文伯穆伯生二子於莒而求復文伯以爲請襄仲使無朝聽命復而不出三年而盡室以復適莒文伯疾而請曰穀之子弱請立難也許之文伯卒立惠叔穆伯請重賂以求復惠叔以爲請許之將來九月卒于齊告喪請葬弗許○穀梁傳奔大夫不言卒而言卒何也爲受其喪不可不卒也其地於外也○劉氏傳大夫出奔曷爲或卒或不卒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曷爲或可以卒或不可以卒大夫去其宗廟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兄弟宗族猶存是

大夫而已矣卒之可也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兄弟宗族無存是非大夫而已矣卒之不可也意林曰敎之不備法度自絶于魯而猶卒之春秋不以爲非以謂君臣之間厚莫重焉故君誠有禮於其臣則臣可以死可以亡君誠有恩於其臣則臣雖死雖亡而不然若是而國家之禍亂遠矣

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

左氏傳秋七月乙卯夜齊商人弑舍而讓元元曰爾求之久矣我能事爾爾不可以多蓄憾將免我乎爾爲之齊人定懿公使來告難故書以九月○穀梁傳舍未踰年其曰君何也成舍之爲君所以重商人之弑也○陸

氏微旨淳聞之師曰春秋之作本懲惡也若未踰年之君被弒而不曰君則逆亂之臣皆以未踰年而肆其凶惡也故原其情以立此義晉奚齊本不正又里克不代其位故異於此○高郵孫氏曰人子之心則未踰年而稱子國人弒君則未踰年而稱君此春秋所以辨君臣之分而防篡弒之禍也

宋子哀來奔

左氏傳宋高哀為蕭封人以為卿不義宋公而出遂來奔書曰宋子哀來奔貴之也○陸氏微旨曰時奔者皆

以有罪而子哀獨以宋公不義不食其祿而去之出奔之美者春秋之所未有故書字以褒貴之也○胡氏傳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宋子哀有焉昔微子去紂列於三仁之首子哀不立於危亂之邦而春秋書字謂能貴愛其身以存道也若偷生辟禍而去國出奔亦何取之有劉氏意林曰君子貴見微者大臣之振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

冬單伯如齊

泰山孫氏曰單伯魯大夫至此猶見者蓋其子孫世爾

齊人執單伯齊人執子叔姬

公羊傳執者曷爲或稱行人或不稱行人稱行人以執者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者以已執也劉氏傳何以不稱行人或曰不稱行人者非其所爲使也或曰附庸之君也生不名死不卒故執亦不稱行人者也○胡氏傳齊君舍魯之甥也商人弑舍固忌魯矣魯使單伯如齊齊人意欲辱魯故執單伯并子叔姬而誣之以罪不稱行人公羊所謂以已執之者也○劉氏傳子叔姬者何齊君舍之母也齊君舍之母則齊人曷爲執之商人弑其君而暴其母單伯如齊請以歸曰殺其子焉用其母商

人怒爲是而執之○常山劉氏曰商人殺君之惡已顯
而執叔姬之事聖人不獨罪商人也齊人不討賊俱面
事之又致執其君母齊之人均有罪焉故曰齊人執
子叔姬○胡氏傳商人驟施於國是誘齊國之人而濟
其惡也齊人懷商人之私意忘君父之大倫弑其君
而不能討執其母而莫之救則是舉國之人皆有不赦
之罪假有人焉正色而立於朝誰敢致難於其君與執其
母而不之顧乎故聖人書曰齊人執子叔姬所以窮逆
賊之黨與而治之也其討罪之旨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亂臣賊子懼

十有五年春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季文子如晉爲單伯與子叔姬故也○許氏曰使魯能修其政刑則齊亂可以義討今反遇辱而因晉以請爲齊弱焉傳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前此魯亦暇矣而怠豫偕荒政刑不恤卒困於齊豈非自取侮哉

三月宋司馬華孫來盟

左氏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公與之宴辭曰君之

先臣督得罪於宋殤公名在諸侯之策臣承其祀其敢辱君請承命於亞旅○穀梁傳司馬官也○陸氏纂例曰趙子曰來盟彼欲之也啖子曰凡外臣來不言君使者皆有義○高郵孫氏曰華孫其君闇亂國事廢弛而賢臣外奔懼鄰國之諸侯因其閒隙而侵伐之於是來盟以紓其國之難春秋大夫之見於經者多矣其以官舉者惟三人焉又皆在宋昭公之時也豈非禍亂之世則節義之士有以顯名於後歟○呂氏曰不言使自請之也稱司馬能其官也

夏曹伯來朝

齊人歸公孫敖之喪

左氏傳齊人或爲孟氏謀曰魯爾親也飾棺寘諸堂阜魯必取之從之卞人以告惠叔猶毀以爲請立於朝以待命許之取而殯之齊人送之書曰齊人歸公孫敖之喪爲孟氏且國故也○劉氏傳何以書譏何譏爾以大夫卒之而不以大夫終之非魯也衛人之君臣使上不行乎下非齊也○許氏曰以敖之醜奔而錄卒錄其喪歸春秋爲之屢見於經者以文伯惠叔之哀誠無已也

易曰有子考無咎書曰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故

聖人以教著教焉

六月辛丑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左氏傳非禮也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

幣于社伐鼓于朝以昭事神訓民事君示有等威古之

道也

單伯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執則致致則名此其不名何也天子之命

大夫也○胡氏傳單伯天子之命大夫故逆王姬會伐

宋使于齊皆書其字致而不名與意如舍異者無所書而不尊王命謹臣禮也

晉郤缺帥師伐蔡戊申入蔡

左氏傳新城之盟蔡人不與晉郤缺以上軍下軍伐蔡曰君弱不可以怠戊申入蔡以城下之盟而還○許氏曰言伐言入甚之

秋齊人侵我西鄙

季孫行父如晉

左氏傳齊人侵我西鄙故季文子告于晉

冬十有一月諸侯盟于扈

左氏傳晉侯宋公衛侯蔡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扈尋新城之盟且謀伐齊也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還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盟于扈無能為故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何也欲治齊而後不能也欲治齊而後不能孰惡惡晉也惡晉則其言諸侯何晉固為諸侯長矣亦諸侯之罪也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

不告也公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胡氏傳八國之君何以不序略之也春秋之於夷狄君臣同詞而不分爵號訖者以為略之也八國曷為略之等於夷狄乎齊人弑君不能致討受賂而退奚以賢於狄矣不曰晉人會諸侯盟于扈而曰諸侯盟于扈者公惡於諸侯也

十有二月齊人來歸子叔姬

劉氏意林曰出夫人者未嘗不使大夫將命也彼其曰郯伯姬來歸此其曰齊人來歸子叔姬何哉曰春秋正

名別賢不肖使勿相亂者也義屈則屈義直則直鄭伯
姬以罪出雖父母於其子而不敢以私愛害公義辭不
教而已矣子叔姬以禍亂逐非得罪於先君者也魯雖
受之其義固可以自直故謂之齊人來歸子叔姬明罪
之在也○泰山孫氏曰商人既弒其子又絕其母○胡
氏傳春秋深罪齊人以商人爲君而不知其惡故其執
其歸與弒其君商人皆稱齊人深責之也
齊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
杜氏注郛郭也○左氏傳齊侯侵我西鄙謂諸侯不能

也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許氏曰魯盡禮於晉而見侵莫恤曹脩禮於魯而被伐莫救此仁義之所以日壞而兵革之所以方興夫豈特齊懿之暴哉無道皆晉靈趙盾之責也

十有六年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齊侯弗及盟

左氏傳春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閒○劉氏傳其言弗及盟何弗者還詞也非弗及盟也弗肯與盟也齊侯曷爲弗肯及季孫行父盟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其義固弗可與

盟也大國之卿可以會小國之君不可以會次國之君
此弗肯也其謂之弗及何所恥也爲賤而弗肯及使若
弗及然

夫國之興衰也有徵強明而不息者興之兆也昏惰
而不事事者衰之符也文公即位之元年以會伯主
爲憚而付之公孫敖以取晉怒魯之不得志於晉者
數年今齊之亂公能脩明政刑告天子方伯以討其
罪則雖大國以畏之矣既不能然反使商人得以強
大而威我親戚命使執辱於齊不惟邊鄙被患而與

國與受其謀此有志者困心衡慮而圖之之時也而文公方且宴安於其國復使其臣犯分求盟以平畏𥙿年之際抑何不思之甚哉

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杜氏注諸侯每月必告朔聽政因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二月至五月朔也○公羊傳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也何言乎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有疾無惡不當書又不言有疾欲以起公自是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胡氏曰公羊之說見聖人所書

之意若後復視朔者必於此書公有疾與昭公如晉之比矣○穀梁傳天子班朔于諸侯諸侯受于禰廟禮也公四不視朔公不臣也以公爲厭政甚矣胡氏曰又公厭政備見於經閏不告朔不視無雨不閔會同不與廟壞不脩作主不時事神治民之急也則其心放而不知求久矣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齊侯盟于郪丘公羊作犀丘穀梁作師丘

左氏傳公使襄仲納賂于齊侯故盟于郪丘○師氏曰納賂於齊而求盟其弱可知也而齊侯受賂以與遂盟則嚮之邪及季孫者亦豈以禮而却之哉

秋八月辛未夫人姜氏薨

左氏傳聲姜薨○杜氏注僖公夫人文公母也

毀泉臺

左氏傳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如先君之數伯禽至僖公十七君

秋聲姜薨毀泉臺○劉氏傳何以書譏毀也曷爲譏毀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國既而夫人薨魯人以爲祥非明民之道也○公羊傳先祖爲之已毀之不如勿居而已矣

楚人秦人巴人滅庸

左氏傳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戎山夷

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麇人帥百濮聚于選將伐楚（庸今上庸縣屬楚之小國百濮夷也）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何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濮夷無屯聚見難則散歸）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同食上下無異饌）次于句澨（楚西界）使廬戢梨侵庸及庸方城（上庸縣東有方城亭）庸人逐之囚子揚窻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

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魚魚復縣今巴東永安縣輕楚故但使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馹會師于臨品分為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群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胡氏曰庸人率楚之弱帥群蠻以叛之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討從而蔿賈請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故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冬十有一月宋人弑其君杵臼杵臼公羊作處臼

左氏傳宋公子鮑禮於國人宋饑竭其粟而貸之無曰不數於六卿之門國之材人無不事也親自桓以下無不恤也宋襄夫人助之施昭公無道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冬十一月甲寅宋昭公將田孟諸未至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帥甸郊甸之師司城蕩意諸死之○胡氏傳此襄夫人使甸人殺之也而書宋人者昭公無道國人之所欲殺也君無道而弑之可乎諸侯殺其大夫雖當其罪若不歸諸司寇猶有專殺之嫌以為不臣況於

北面歸戴奉之以為君也故曰人臣無將將而必誅昭公無道聖人以弑君之罪歸宋人者以明君臣之義也然則有土之君可以肆於民上而無誅乎諸侯無道天子方伯在焉臣子國人其何居死於其職而明於去就從違之義斯可矣蕩意諸亦死職春秋削之不得班於孔父仇牧荀息何也三子閑其君而見殺春秋之所取也意諸知國人將弑其君而不能止知昭公將見殺而不能正坐待其及而死之所謂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奚得與死其職者比乎聖人所以獨取髙

哀之去而書字以褒之也

十有七年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

左氏傳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討曰

何故弑君猶立文公而還卿不書失其所也○程氏傳

行天討而成其亂失天職也故不卿之○杜氏注自閔

僖以下終於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在衛下

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

夏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聲公羊作聖

孫氏曰聲謚也九月而葬○左氏傳葬聲姜有齊難是

以綏

齊侯伐我西鄙杜氏注西當為北蓋經誤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

左氏傳齊侯伐我北鄙圍桃請盟六月盟于穀晉不能救魯故

請服

諸侯會于扈

左氏傳晉侯蒐于黄父遂合諸侯于扈平宋也公不與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劉氏傳諸侯何以不序不足序也其不足序柰何欲治宋而後不能也

秋公至自穀

冬公子遂如齊

左氏傳襄仲如齊拜穀之盟

十有八年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下

穀梁傳臺下非正也高郵孫氏曰臺非路寢皆不正也其曰臺下蓋又甚焉

秦伯罃卒

孫氏曰秦康公也

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商人

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及即位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

夏五月公遊于申池二人弑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何氏注商人弑君賊書弑者齊人已君事之殺之宜坐弑君○胡氏傳邴歜閻職實弑懿公然則於法宜書曰盜而特變其詞以爲齊人何也亂臣賊子之動於惡必有利其所爲而與之者人人不利其所爲而莫之與則孤危獨立無以濟其惡篡弑之謀熄矣惟利其所爲而與之者衆是以能濟其惡天下皆爲禽獸而莫之遏公子商人驟施於國以財誘齊國之人齊人貪一時之私施不顧君臣之大倫弑其國君則靦面爲之臣執

其君毋則拱手以聽故於戲公見殺特不書葬反以弑
君之罪歸諸齊人以誅亂賊之黨弭篡弑之漸所謂拔
本塞源懲禍亂之所由也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

秋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

左氏傳六月葬文公秋襄仲莊叔如齊惠公立故且拜
葬也文公二妃敬嬴生宣公敬嬴嬖而私事襄仲襄仲
欲立之叔仲不可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新立而欲
親魯許之○穀梁傳使舉上客而不舉介不正其同倫

而相介故列數之也胡氏曰上書大夫並使下書子卒夫人姜氏歸于齊則見禍亂邪謀發於奉使之日而公子遂弑立其君之罪著矣

冬十月子卒

公羊傳子卒者孰謂謂子赤也○左氏傳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而立宣公書曰子卒諱之也仲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聽弗聽乃入殺而埋之馬矢之中○陸氏曰啖子曰凡未踰年君卒皆書曰卒言嗣先君未成君也故不書崩薨而書曰卒先君未

葬則名之既葬則不名外諸侯未踰年而卒則不書異於内也○趙氏曰不書地弑也子野非被弑而亦不書地闕文也○胡氏傳諸侯在喪稱子繼世不忍當也既葬不名終人子之事也踰年稱君縁臣民之心也

不書日闕文也

夫人姜氏歸于齊

左氏傳夫人姜氏歸于齊大歸也將行哭而過市曰天乎仲爲不道殺適立庶市人皆哭魯人謂之哀姜○胡氏傳書夫人則知其正書姜氏則見其非絶於先君書

歸于齊則知其無罪異於孫剽者而魯國臣子叛嫡立

庶敬嬴𠑹宣公不能事主存適毋其罪並見矣

季孫行父如齊

襄陵許氏曰文子之行告宣公立也齊與季孫之罪皆可見矣

莒弑其君庶其

陸氏曰稱國以弑自大臣也呂氏曰其責在大臣其君則亦惡加夫一國之內也

○左氏傳莒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禮於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其寶玉來奔

小卅五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

延祐甲寅李教授捐俸補刊

春秋集傳卷第十三